

我偏倚山独放歌

——专访著名作家、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衣向东

鞠良

走近大家

本期人物



衣向东，当代作家，1964年出生于山东栖霞，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。

自1990年发表小说处女作《正门哨》至今，已出版中、短篇小说集《老营盘》《吹满风的山谷》《过滤的阳光》等十几部，长篇小说《牟氏庄园》《站起来说话》《无处藏心》《乐道院》《曾在部队扛过枪》等二十多部。同时还编写了《我们的连队》《牟氏庄园》《护卫者》等十多部电视剧。曾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、第二届老舍文学奖、第二届北京市政府奖、第九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、第一届《胶东文学》奖，多次荣获《小说月报》百花奖。

志在
心連
新篇
報

甲辰夏 衣向东

(图为衣向东题赠本报：心連晚报，志在新篇)

衣向东是著名作家、鲁迅文学奖获得者，他身上有多个标签：军旅文学作家、乡土文学作家、都市文学作家、儿童文学作家、编剧、书法家……每一个门类，他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。

树高千丈，落叶归根。在外漂泊四十多年的衣向东今年退休了，他从北京繁华之地回到故乡，回到从小长大的栖霞小山村过起了田园生活。近日，借他的长篇小说《曾在部队扛过枪》新书发布会之机，笔者专访了这位归去来兮、乡音未改的栖霞籍作家，试图从他半生的创作中寻找某些之于文学、之于人生的思考。

1982年，衣向东从栖霞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应征入伍，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，开始了追逐梦想的人生旅途。云路八千里，他在驻华使馆门前站过岗，当过通讯员、文书、招待员、饲养员、报道员、新闻干事、刊物编辑，最终成为享誉国内文坛的著名作家，书写了一段精彩的人生传奇。

这是一段不平凡的旅程，他经历了无数磨难，却痴心不改，孜孜不倦地叩动文学殿堂的大门。他出身基层，熟知小人物的艰辛，他的小说大多是写小人物的，写他们最朴素的情感和梦想，写他们的挣扎和困惑、叹息与无奈，写他们对于明天的美好期待与裸足奔跑的姿态……他的小说之所以感动了那么多人，正因为他也是笔下人物中的一员，他与他们一起哭泣一起歌唱。

衣向东首先是一位优秀的军旅作家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军旅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镇。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，军旅文学以“农家军歌”的方式，顽强地证明着自己独特的文学价值。衣向东正是在那时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的。

2000年之后，衣向东开始思考自己的创作走向，意识到在军事文学创作领域很难自我超越，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故乡。故乡啊故乡，那个让人魂牵梦绕的地方，念起未离片刻，想来只在须臾。由于远离故土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对故土的思念越来越浓厚，故土的那片山水早已化作生命的血脉，流淌在他创作思路的灵感中。衣向东说：“我是土生土长的栖霞人，栖霞的山水给了我人生不竭的营养，这里是我的根，也是我走向远方的出发点。”

最初，他以故乡为创作背景，写了几部中短篇小说，如《过滤的阳光》《阳光漂白的河床》《电影哦电影》《小镇邮递员》《棉花被子》等。2004年，他完成了长篇小说《牟氏庄园》。这部长篇小说，堪称二十一世纪中国家族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，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，带活了一座百年庄园，拉动了衣向东家乡栖霞的文旅事业。

衣向东看似一个为人低调、不事张扬的人，但他在谈到《牟氏庄园》时，却言之凿凿地说：“这部小说是当下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，而且再过多年，这部小说仍旧会被读者广泛阅读。”见过不少文人的“狂”，但敢于像衣向东这样评价自己作品的作家，是非常罕见的。

对于好小说，衣向东有自己的评判标准。他说，一是要写出打动人心的好故事，引导人们向着阳光生长；二是要写出一两个好人物，能传递出正能量，承载着作家对社会的责任感；三是能让作品呈现

他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的时候，与阎连科、陈怀国、石钟山等同学成为“农家军歌”的领唱者。从处女作《正门哨》发表开始，他接连创作了《列兵的回忆》《目视前方》《走过的地方》《戈壁滩上能生长什么》《老营盘》《初三初四看月亮》《我们的战友遍天下》等几十部中短篇小说，最终凭借《吹满风的山谷》，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。

衣向东又是中国乡土文学代表性作家之一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版图中，乡土文学的重要性当然要比军旅文学高出很多。土地就是一种文化，代表一种感情。我们可以留心一下，那些不朽的名著，都是深深扎根在作家熟悉的土地上的。仅看当代，大凡有成就的作家，都有自己创作的根据地。比如，莫言几部有分量的作品，是以家乡为背景写作的，如《红高粱》《檀香刑》等。贾平凹早期的“商州系列”、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、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、苏童的“香椿街”记忆、王安忆的上海情结等，都给作家们树立了很好的典范。这些有根的小说，都写出了一种地域特色，写出了一种文化。

出浓郁的地域特色，显示出作品是有根的；四是作品要有人文情怀，能够解决人们的精神和信仰问题。如果稍加分析，就会发现衣向东的文学观很不简单。

听到这里，笔者不由感叹：好故事、好人物、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文化情怀，这不正是古今中外文学经典作品呈现出来的共有特征吗？

2006年退役后，衣向东进入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任教，同时兼任北京联合大学艺术教育中心的艺术总监。中国正大步行进在城市化进程的大路上，不久的将来，多数中国人都会成为城市人。衣向东很有前瞻性，他敏锐地抓住这一时代大势，开始把笔触伸向了都市，写他熟悉的北京生活。《塔楼十九层》《女出租车司机》《欠债还钱》《对门的女人》《小区的黄昏》《女人不是篮子里的菜》《在阳光下晾晒》《河南人在北京》等一批折射城市人生百态的都市小说，受到了读者的喜爱，他似乎又成了优秀的都市文学作家。

最让人惊讶的是，2015年，他竟然一口气写了四部长篇系列儿童小说《李多多和小布丁》《透明的鱼缸》《奔跑的豆豆》《朱小强的储钱罐》，一夜之间又成了儿童文学作家。

再后来，他的创作转向了历史题材，先后创作了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《暗战赵城》《站起来说话》《敌后兵工厂》《身份》《无处藏心》《乐道院》等既有对历史的沉思、又有对现实批判的力作，以学者的眼光审视历史，把握时代人生。

随着一部部精品力作问世，各种奖项也纷纷而来，包括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在内的几十个奖项让衣向东成了“获奖专业户”。他对此有很清醒的认识：“作品得以发表，并获得奖项，仅是对你创作的肯定和鼓励。一个成熟的作家，一部杰出的作品，最终的评判在于广大读者的感知和认可。优秀作品的生命力，是作家精神生命力的直接体现，是经得起时间筛选的。”

虽然脱下军装，但衣向东经常梦见自己在兵营的情景。一朝戎装，终生兵魂。他喜欢朗诵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”的诗句，每当跟身边人聊起部队生活，他就会滔滔不绝。为此，他又开始了军事文学的创作，写了中篇小说《战火中的爱情》《子弹》《敢在鬼子头上跳舞的人》《紧急集合》等。离开部队近二十年，他一直有个梦想，就是写一部复转军人的作品。在建军97周年之际，他终于出版了长篇小说《曾在部队扛过枪》，了却了自己一桩心愿。

纵观衣向东的文学作品，大多都饱含“温暖感动、善良真挚、诙谐幽默、凄美感伤”。我认为，衣向东是个喜欢采用貌似平淡甚至是带点儿压抑感的述说，把自己的情感尽力压在平淡的叙述之下，追求一种内在的情感张力，直至喷薄而出，时有催人泪下之力。他的小说感人的另一秘密在于，他喜欢营造氛围，用一些画面感很强的光和影，弄出一些诗意来，让人读来有种温馨而感伤的沉醉。

谁说文坛须争雄，我偏倚山独放歌。在北京时，衣向东就很少出门，多数时间，他喜欢一个人待在家里看书写作，在他的文学百草园里，结庐而居。这位深得“隐者”三昧的作家，在他的文章里写道：“孤独是作家抵达彼岸的方舟。对于作家来说，想进入文字的最高境界，就必须学会与孤独拥抱，并陪伴终生。孤独可以让作家剔除泛滥的泡沫，留下纯正的痛苦；孤独可以让作家屏蔽尘世的喧嚣，留下华贵的从容，让磨一个漂亮的文字；孤独可以让作家拂去心灵的污垢，留下悲悯的善良，感悟人世间的大美；孤独还可以让作家打通历史的隧道，与远古哲人对话，与天地融为一体……我之所以认真而勤奋地写作，其实只是希望自己离开这个世界后，散落在人间的一些文字，还能活着。”

参军离乡42年后，衣向东退休了，他回到故乡栖霞，回到哺育他长大的小山村，“得大自在，奉大情怀”，依旧倾心创作，长篇小说《曾在部队扛过枪》便是他阶段性的成果。

襟怀故土、心系桑梓，值得一提的是，衣向东回乡后还发起成立了栖霞市霞光文学社，定期举办文学讲座和作品研讨会，邀请国内知名编辑、作家到栖霞开讲座，为家乡文学事业发展不遗余力。他说：“作为一个真正的文学创作者，一要有出世的境界去关怀现实世界，无我而容天下；二要有入世的精神来担当未来使命，弘毅而抱情怀。”

作者简介

鞠良，烟台良诚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，烟台市作协会员。